

血 債

劉國權

「血債」本手

在北滿的一個中小城市裡

日本艦隊司令部多倫多總隊隊長有一觸即發之勢，東北各地日軍焦躁的為未滅滅我抗日份子 各大小城市均能統統舉，並行恩師政策、

尤城之愛國青年、文化人、多被屠殺、

黃忠剛目睹日軍殘暴行為，痛恨在心，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慨，不久黃之身處亦感到危險，遂決心伴因歐之門，伺隙而救日人，幾次危險，均幸免，日軍憲警網密師、黃險此被捕，為一女看護李小姐所救，藏於病院、時黃亦自傷、遂於院中療養。

捕黃未獲，日人怒甚乃胡亂捉人，獄中大有入病之患、

在醫院裡、黃幸相善，空靜彼今後發承自景之暗殺行為，理必加入抗日軍隊、黃必為救、相邀本病院院後一同加入馬占山部下、

院中醫生陳君愛李，見李與黃求往甚密，許意在心，時陳由父介紹與兵隊長相識，時有未往、憲兵隊長以利誘之，以期為其走狗、陳亟而遠之、陳一日辭後向李求歸、盡拒、遂怒李黃、私恨黃、乃密告黃為反日份子、黃幸同時被捕公獄、陳本擬至黃以得李為目的、弄巧成拙、鳴飛蛋打、易驕悔之。

一日天良發現、將李兵隊長殺死、

黃之友人魏某、曾一度為黃所救、感恩在懷、無以為報、聞黃被捕、復聞其陳陷害、方欲與陳清算此債、再至陳家適目睹陳救日軍兵隊長之壯舉、乃布之相謀劫牢反獄。

事敗、陳壯烈犧牲以贖前愆、家人後已、脫險逃出虎口、至騰野、月日執究現、遭空襲、死者遍野得以逃生者僅數人耳、



3 1796 3933 5

46
1234
129

演員表

黃志剛	青年學生、勇敢、深謀、二十五歲左右
陳怒	驕夫、而易為人利用、全
李貴賓	智壯的甘肅護士、二〇左右
素拉	舞下、混血兒、多情、三四左右
田中隊長	黨兵隊長、狡猾奸險、四〇歲
比得羅夫	忠厚之俄五金商人、五〇歲
魏忠	黃之友人、二二歲
林賓	黃之友人、二四、五、歲
米海列夫	舞廳經理、五六十歲
房東老木匠	俄人、四五十歲
院長	慈祥老人、六十歲
魏軍	神經質之父親、二一歲
奇藤	強盜、美髯、三〇歲
山下	密探、毒球、二七歲
特務	(五名)
看護	(三名)
醫生	(一名)
囚徒	(三十名)
車夫	

○印者為重要演員

51 一 飛風景介紹 (一) 四家一

52 半地下室的形式飯館兼舞廳

一個晚秋陰雨的早晨，人們感到一些涼意，

經過一個五年的俄國工人，在指揮着西近修補着牆上的壁面，天使的圖像不知被甚麼人用刺刀

割了許多傷痕，老太平吩咐着，

「……群沒有人性的野獸，真是天知道……」

走近兩位外國工人的面前，

「早安，米海列夫，真是天知道，昨天一個傢伙把我的威爾斯神像也砍壞了……」

回頭看着前坐着的中國青年，

「葛司巴金黃，你……他們和你們同是東洋人，神知道，怎麼相差那麼遠，他們簡直是一群

瘋子。」

黃柏青自由神的石像：

「受神雖然受了傷，可是自由神子是還安然完整嗎，哈……」

話剛說完，轟的一聲槍响，一粒子彈由窗戶外面打進來，正中高舉火炬的自由神的手上火炬落地

打得粉碎，

老米海列夫起來，接着又一陣槍聲，

黃柏青向外跑，

窗外街道上，行人四散，一人伏臥在地上，猶在掙扎着，跑過兩個日本憲兵對他又是一槍，倒在地上的人，再也動不了，一隻穿軍服皮鞋的腳向死有踢了一腳立即走開，漸有行人回籠過來，

黃乙把兩室的人走出去。

「日本特務對老太太警告：

『希望你今後講話加點小心』言罷而去。

老太太在乾咳的喘了兩下。

53 街道上（咖啡店門前）

黃等擠進人群去。

原來死百萬黃之同志埋某。

一輛索連^{索連}車停下來，跳下三個日本兵。

圍着的人群四散，日兵攔住黃、黃等。

日兵命令將屍體抬上車，黃不懂，日兵作手式，黃恍然大悟，遂負屍體、縮及手、竟極溫暖、黃上車，日兵命令駛去，然兩旁路火行人。

54 車內。

日兵在抽着烟、給黃烟，黃搖頭，日兵甲：

「你的明白？」

黃搖頭，日兵相顧笑，乙在 他的中國話，乙：

「他的說話，你的明白？」

黃搖頭，甲不悅：

「甚麼？」

黃指點，搖々頭。

甲笑，謂乙：非你不懂余言，方不知死者為誰也。

二人笑，言言竟竟，

現有幾聲哀，由喉中發出，

日兵復言，黃以打傷撫之，

裡呻吟，黃急以歌言撫之，日兵見他會唱歌，遂停其唱歌，

黃唱歌，日兵隨笑不止，

S5 近郊外之路上，

軍車馳着，

S6 郊外荒地，

黃等步上，微頭前車停下，

云云命黃超死者，初入坑內，黃小心翼之的背脊，日兵用槍把梗着黃屁股，命其走，

屍體初入坑內，一兵由車拿下一把鉄銃，交與，命其握之，

二兵上車，

黃在煙土，

云在催促其走，

黃握平一坑，非視之坑也，以石互一標識，

黃歸還日兵槍完，命其乘車，

車去，

F 1

S7 同前，

黃對人語的疲憊，駐在原地，

賣在泥濘的駝野、不住的同情與默首、發覺標識、限坑內：

抗國毒人，一道蛇涎遍抗外，黃隨蛇涎尋，在不遠一個噴堂方，獎勵親，言筒紫在提臉，細學寧，如同受傷之猛獸，不許敵人上前似的，瞪目切齒，掙扎旋行看，黃。

臨

視察

是我，黃志剛。」

欢喜，但万亦不支其病卧於地，黄近前自起，在炕沿的炕野前准着！

5.8
11
街上

一輛汽車駛來，

被檢査音拘住！

由重裡走來醫生兵官等，其第二輛停下，黃輝出廟來，曰：「問醫生，

給一位傷寒病者看病回來。

出醫師証明示之、乃命其上車去、

黃下車指車內，

「傷寒病者、一經而回」到醫院云。

日憲兵急掩鼻、命其速上車去。

S.9 医院陳之室，

陳之父對陳嚴厲的訓誨着：

「……愛國、誰不愛國、不過你得要認清環境、處在殘簷下、誰敢不低頭、當此國破家亡的時候、不多當救濟劑

「唔，話咁說，田中唔係咁肥咁法，咁之謂，那才曉得上天官大爺的愛國者，之謂的節，唯有白送死——同時你得替你爹媽想一想，多半是子母，就你是一個，一旦更有他好多的，豈不是你母親的老命，這次我由家來，你母親再三囑咐我，千萬不要參加甚麼秘密團體，少交朋友。」

「即使不參加甚麼團體，祇要你是青年，祇要你是忠誠份子，早之晚之也免不了被檢舉，因為當他一國的政家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朝的文字獄，是衝出一頓，殘暴政治。」

「這話可就不靈了，祇要你有你不會付這個環境啦，叮嚀適者生存。」

「爸爸，你注意的板机，並用到底世上去了。」

「祇要他媽的板机，竟叫做明哲保身。」

「還不是机会主義。」

「唔，唔，言出，不怕沒財，我告訴你，是元的親父，陳長田中少佐，和我很有交情，昨天我問着他，叫我給他找個中文先生，我提到你他很想見你，你可以藉這個机会和他晤談，來往絕沒有妨礙，同時他可以保護你的！」

「不，我討厭交日本朋友！」

「因別人講說你慢罵，你不是！」

「……」

「誠屬為者為後保，唯有不謝得人才會要你。」

「我不懂。」

「我愛你，我對你，是應叫明哲保身。」

「唔，唔，田中隊長，陳父誠懇就應迎上前去。」

「田中隊長，請……」

「打聲啦！」

「唉，老朋友，那兒的部，對陳哲身；」

「哲身對李貝々，田中隊長。」

田：

「這是你的火爺，好極了。」

陳對田中點頭為禮后轉身出。陳父不滿，想田中多心：

「他有事情去々就來，請坐！」

SII 陳子

陳見候診室燈明亮，走去。

SII 候診室是空寂，

黃哥院工抬鏡，放置長椅上，轉身急忙走去找人。至多角處兩手相碰，黃：

「對不起……」

「對不起……」 彼哥陳進了個酒杯，黃：

「對不起……」 唉，老陳。」

陳頓之下黃，彼等相識。

「怎麼是你……」

「老陳，我正想去找你託付你一件事情。」

二人走向黑脂處小聲談着：

李見病人倒臥在椅子上，

「甚麼病！」

院工：

「不知道，掛的是診号。」

「先把他抬進診療室去。我去請院長。」

走廊另一端，陳：

「祇要院長答應，是不会有問題的。」

「請你要跟院長說，我去給他家裡送一個信去。」

黃急去。

S.12
街上

黃急走着，街頭一持務員狀貌之，尾隨其後。

S.13
街上

黃急林文館而過，林將要呼住黃，見有人尾隨，林復尾隨持務之後。

S.14
魏家門外

黃入內，持務至門首徘徊，另外由路旁走出一持務與之談話，一人走開，林員狀貌追而行。

S.15
室內

趙妻：

「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你不要問，好了，一定會回來看着你的。」

掏出錢，

「這一盒你先拿去用。」

「請你告訴我他究竟在什麼地方？」

有人在敲窗、黄兰忽前视之乃林、林以手势令其退出、黄鹑身奔门、林止之、命其回窗子出、黄鹑意、

林、

「快走！」

黄鹑出、二人走回。

S16 街上。

二人逃走、走未远、闻後边有电铃声、回顾

S17 魏家门前。

原停、跳下人、衝入魏家、

S18 小道上

二人逃走。

S19 地下室舞厅

爵士乐、昏沉沉的灯、

跳舞的人们（俄、日、中）舞女素拉舞至三棒前见黄林未坐、微笑欢迎、俯且眇目示意表示厭煩同

舞女舞完。

黄鹑不語、

林、

「我们祇有兩條路、一個是上山、一個是死荷。否則不被救掉也要受辱而死。」

「我不走。」

「我也不走。」

說話時、音樂停止、素拉过来坐黄旁见黄旁、

「林先生好久沒來。」

「因為來了沒人理我。」

「因為吉利亞嫁人是不？」

二人笑，素視黃，見黃垂頭喪氣：

「密司脫黃在想甚麼心思？」靠近黃。林：

「因為你和那個傢伙跳得太親熱，他吃醋啦。」

「胡說八道。」

一個日本醉鬼，糾纏二位女客人。旁邊的男人推了他一把，醉鬼倒，

另外一日本人耐不住拉住該男人衣服將其丟在地下，爬起又被摔倒，另一日本人指其拉到外面去，女主人

在說抑着。

會場秩序紊，室內跳起舞來，胆小的客人早已溜走，女的追了出去。

520
|| 門外

二人去打該男人，女的跪在地下央告着，有熱鬧的人敢怒而不敢言，男人怒罵着，

一日人舉一根棍子將要擊下去，碰的一声槍响，該人仆倒，群衆譁然。

521
|| 舞場內

跳舞的人間才一声槍响，猶以為是雷，第二声响，衆人譁然，有的往外走，有的往牆裏，黃林坐位上空，

522
|| 黃家門外

一個黑影子，跳到牆裏去。

523
|| 花叢

黃急驟的跑上去。

登到了房東夫婦、拉門來看，一道光射在黃的身上。
黃回頭看了看又慢步走上。

僵硬的守在開了門。

S.24
|| 室內

從窗隙透一道光由外射入，黃蒼白的面孔，青筋暴露，兩隻眼睛直瞪，炯炯有光，筋肉因過度緊張而顫動着，利時倒抽氣了下來，疲憊的倚靠門上，頭額汗珠如豆。

遠遠傳來警笛聲，兩聲子的號令聲，

黃急急向前拉下鐵杆，坐在椅子上喘息着，

忽有腳步聲，上接聲，黃急出槍，有因困難猶門的掙扎，殺氣凌人。

腳步停止門外小聲的：

「老黃，老黃！」

黃辨別出林的聲音，開門，林進入。

林：

「老黃你太冒失了。」

黃拉住林，

「外面情形怎麼樣？」

「我由公園裡才过来的，他們沒有注意到我，街上好像很亂。」

林將電燈打開，燈光暗淡。黃與林相激昂的：

「老林我太痛快了，潛伏在我內心裡一向不敢做的一件事被我實現了，當我看見那個傢伙倒下去的時候我幾乎高興得狂叫起來，舊恨在我心裡多時的憤恨與怨氣好像隨着槍聲消散了出去，我

感到了睡意，我感到了，平素未曾感到过的愉快，我现在什麼都不怕，我寧願敵人知道我們是綿羊。」

林：

「嘘！休聲！」

外面有輕微的腳步聲，黃緊握住槍，

「走過來！」

從床下摸出一棵牛油彈；

「給你！」

兩人準備着反抗，聲音停止了在門外：

EF「請你們小點聲說話吧，時間不早了，打也該打了。」

二人知為房東，釋然，閉了燈，黃劍在床頭吸着烟，烟火在黑脂烟動着。林：

「我們應當脫離虎口，參加到××方面去。」

「不，我決不離開這兒，我堅持下去，我要用頭腦來討還血債，我要用我的血來喚醒睡夢中的人，下的雅獅。」最後咆哮一聲起來。

「噓！」

F i

天亮了。

黃劍劍林不在，再看枕邊有一封信。折開看：

「志剛：我走了，我要到山裡去投奔馬占山，我怕終認為只是一件事，必須要有計劃，要有組織，要有團結，才能產生出力量來，同雨在城裡已決不允許我們有活動的餘地，是一時之勇的

抵白天的養神性命、同時會增多無辜的同胞遭受迫害，贈受到屠殺，我希望你放棄你的成見和帶一塊兒走。我在××地等你。

知名不臭。

黃將信撕掉、同時流淚。房東送報紙上：

「黃先生早，從皇庭外面開始戒嚴，檢查很嚴，沒爭還是以出去的好。」

言罷云。

黃讀新聞

525

昨夜光秋一日人、嫌疑犯百餘名被關。正光在逃，恐有抗日份子所為。」

|| 憲兵隊外訪

忙亂着的樣子。

527

|| 憲兵隊監獄中

田中領着陳家父子參觀監獄。田中指着獄中人：

「這些都是反黨抗日的嫌疑犯、罪輕的押在寬庭，我們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罪大惡極的我們祇有從人世間釋放他們，到陰曹地府去候他得到重新投生的機會。」

528

|| 獄外的走廊上

一批新犯人、舞廳被補之男女在內、等待受分。時有清脆的慘叫聲、陳父子心神不寧、陳父勉強陪着笑臉、隊長：

「這是昨天暴動的暴徒。」

獄中坐滿了人，一瘋婦狂叫着、乃提妻也。
陳恐懼、股有寒顫。

529

「刑務外足席」

三人在走着、慘叫聲、与咆哮混在一起、陳一聲不響、下巴在抖。

530

「藤刑室內」

三人站高台子上、下回正在執行槍斃、隊長在說明着：

「抗日暴徒」兇口令、執行槍斃開始了。

碰的一聲、槍响了、陳瞬後腿抖、下巴也在顫動。陳父子在將、隊長看了他一眼、他勉強的笑了笑。

531

「隊長室」

三人入內、

隊長：

「本來是不許參觀的、因為陳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而例外。」陳先生有甚麼感想！」

「唉——嘿——不外是法律森嚴！」

「法律森嚴——唔——」接着：

「不過和我们合作的人、我們絕對加以保護。我們軍中的武士道精神是陳景平良、替你們建議王道余士為目的、我們並沒有其他野心的、可惜、一般青年不能了解我們的快義心腸將黨倒亂、實在可恨、亦復可憐、我們為了安定大局唯寬林取諸于手段。其實我們非常願意和中国青年尤其是貴族份子合作、但是他們竟不承認誠意、雖然表面上合作、實際上在反對我們的、這是王道樂土建設上的一大阻礙。我想知道他們的心理、但是從來就得不到、結論、今後還是照常請教令即、要盡量幫助我們作一點事、可以麼？」

「唔——」

「我二兩天就到東京了、以後太子還要多會教、我的孩子就等於你的孩子一樣。」

「你太肥了！」

「那應打攞了！」

「唔好食再大吧！喂！倒茶！」

「不必吃了！」

「算對，起飲禮說話，忘了倒茶……因為我們這裡招待客人一向是涼水。」

「涼水！」

打手式，表示灌涼水。

「喂……哈……！」

532 街上市

馬車上坐着陳家父子。陳父：

「現在你應該明白明哲保身了吧，汝這子。」

533 黃之室

黃在計劃，帶光及，在表演舊如何逃離機套。

534 街上（夜）

路燈底下，檢查行人，黃過。

535 街上

黑脂黃與對面一隊日本兵相撞，刀刺入肋部，倒在黃身上，黃敘逃走，對面有警察在，黃敘跌臥良久，變為白人喘氣，行人不斷，黃叶馬車，馬車停，扶黃上車，命車行，至暗處無人，偷臥下，睡去。

536 黑暗中

竟坐在高台上飲酒，狂飲着，欲以飲酒鎮驚。是女表拉格頓的打着拍呼坐在其旁，見其身上有血跡，

「你邪兒碰破了嗎！」

「噢！」

「看你手上和身上的血。」

竟急得顫之，

「半披門碰破了。」

竟首々他的氣色，時門口立三便衣特務，素惡拉格頓弄，並防目示意，竟見神色不安，竟從文跡往過行理屋原，按黃入內，上樓，入書室，

537 II 密兵隊長室

掉上放着一柄刀子，隊長和教人在商談着，其中一人判斷着，報告着：

「這把刀子，是前年由德國輸入的一批五金貨，落在密家俄國商人手裡，查情形實素不久，也許竟是在教人團買來的，我已經將指紋印下來了，並且回好國林派人出去調查買貨的商店名字，方才來電說訪已經得到了線索，就是住得羅夫五金商行賣出的，我今他把經手人帶來。」

另外一人：

「並且派人在捉拿行跡可疑的嫌疑犯。」

隊長：

「好極了。」

敲門聲：

「報告。」

隊長：

「進來！」

一便衣兵入：

「捉到嫌疑犯十六名。」

隊長：

「馬上取下指紋，送拘留所看押。」

兵：

「是！」退去。

又一兵入：

「比得羅天五金行經理帶到。」

「帶到第一刑部室。」

「是！」退去。

隊長：

「吉藤和山下你們來會同。」

538

——刑部室——

「外國老人不安的坐着，看着牆上的刑具。山下、吉藤入，老人站起鞠躬行日本禮。」

吉藤：

「請坐！抽煙嗎？」

老人搖過煙來，吉藤吸了，老人道謝，吉藤：

「你記得我嗎？」

「好像在哪儿見過。」

「我在你的手裏買過打刀。」

這時將打火機不支。老：

「呵！我記起來了！」

「哈、ハ、ハ、ハ！」冷笑一陣、馬上板起面孔拿出刀子

「這把刀子你認識不？」

接過來！細瞧着：

「我好像曾買過這把刀子。」

山下：

「甚麼好像？」

「是！是買過！」

齊藤：

「不要怕！我們不會如你們賣東西的人！我們祇要知道誰買去過就行了。」

山下：

「最近有甚麼人買過？」

「前次有一位中國青年的人買去一把。」

「還有什麼人買過嗎？」

「沒有了，因為貨好價錢貴，買的人不太多，並且物個天々在漲，說實在的我們也不愛賣，本來他就要買兩把，

我告訴他只有一把。」

「其實還很多是不。」

「是々々」

「那個小兒的三把刀子，你記得嗎？」

「記不清了，因為是生主顧，見着也或者忘記來得起來。」

「甚麼，或者，一定記得得起來的。」老人：「是！一定記得起來的。」

山下：下

許：

「以前在這邊去討的嗎？」

「沒有，因為以前我不會梳出來的。前天才梳出來的。」

「別人家有沒有這把刀子？」

「恐怕……」

「甚麼，恐怕……」

「沒有，唐兒子去年上德國回來時帶回來的刀子，一共五把，送給××司令官一把，前天賣出去一把，還有三把在櫃

上。」

山下偵察人入：

「你認一認看，有沒有那委員會的刀子？」

「相信，這又看一遍，樣樣表示沒有。」

山下：

「再細看一看，有沒有相像的人。」

「我看他們都像，又都不像，因為你們東洋人都是的差不多。」

「這，甚麼差不多！」

「是！日本人不一樣。」

「混蛋！」

「是！一樣！」

山下打老人，老人被打得越滾越遠。山下：

「你一定和犯人勾結一起，今天你不在這莊裏出你的同党，我要你的命！」

言畢扭頭未到众面前！

「說！是他不？」

「老人一時不知應當如何說是好，

「大概是他！」

「甚麼大衙！」

被問乃一善良百姓，後邊呼「太君，不是我，不見我！」

「恐怕……」

「甚麼煩惱！」

老人終于寂然：

「不見他！」

「王八旦！」

「腐料老人踢倒，不分頭腦的踢着，慘叫着。」

539 Ⅱ 舞場內，

台上奏着打坪的音樂，客人紛紛散，祇有醉鬼九在扣女人抱着唐蓮。

唐蓮脫開一位客人走開。

540 Ⅲ 葉的室內、

一條褲子上尿乾了的衣服。」

黃的兩門戶走入了。

「MY黃，MY黃，到房上掃吧。」

黃在椅子上睡著了，被叫醒：

「想不到我坐著坐著就睡著了，打烊了麼？」

「早打烊了，各位客人糾纏著我，真討厭，好容易才把支開。」

黃拖起袍，衣服，素：

「你是走嗎？今天外面好像又出了甚麼事，中國客人被帶走三個，最近鬧的中國客人都不敢來了，日本人又不肯花錢，樓上生意三天不如一天，都是魚之混的，我恨他們，最近聽說他們的常々預教，我真痛快，我騎字想如果中國人一百個人殺死一個日本人，也能把他們殺去，這是中國不國恥，你對嗎？」

「不用一個，一個公就抵過消滅他們十個二十個的。」

「你真勇敢，MY黃你說中國話，就有一天把他們趕走。」

「不是說敢不敢，而是肯不肯。」

素不大確定的氣息。

黃穿半乾的衣服極其倉下。

「衣服下穿穿上這病的，怎麼能回去嗎？」

「時候不早啦。」

「說也不來，未了又回國去。今天我放你回去——」

黃他在走廊走，素靠在黃的胸前：

「噢，我不許你回去，外面又在殺敵，我不放你。」

蕭蕭和女人一搭不可拆的摩力，不出的抱了素，素抱了素，二人相吻。素：

「素，我見不到你，我感到寂寞。」

「天天有許多男人陪伴着你，不寂寞嗎？」

「他們都是我最討厭的人，唯有你，素，我不願離開你，雖然我知道你不会愛我，祇要你跟我素，我什麼都願意！」

「不過有個條件。」

「甚麼條件，我都能答應，你說！」

「你要幫助我做事情。」

「願意做在一切。」

「我愛你。」

擁抱，在吻。

S41
「外國五金行」前，

玻璃窗內陳設各樣五金，一把刀子摆在很明顯的一個地方，素往的行人走來走去。

樹下有光澤們在監視着。

「立即至窗內看，」好像光澤正睡覺的東西走了進去，「特務走到窗前，若窗玻璃中的刀子拿進去，」
少女出，特務尾隨其後走去。

S42
「舞廳外

素走近去，

特務跟進去。

S43
「花呀展內

素以的客人正在觀看。

上野吉郎家。

544 素壁外

素壁門入

545 室内

素入室内素入。

「開門！門被一隻腳頂住，素壁之，乃持粉×與素相繼，×××內。素壁之，但又不能不支付，×××不很有礼貌的樣」

「素壁小姐，我能進去嗎？」

「有甚麼不可以的，我會帶上字條，不過我其實還去的。」

「素壁請身去，飯後務候位。」

「小姐，我們談話有甚麼關係？」

「故看將門開上，素。」

「我要下去去，請你放我出去。」

「去會情人，是不？」

「隨便你說，我不出去你還是怎樣？」

「素壁將手反鎖放在牆上，走到候台前，整理頭髮，持粉將皮靴打開拿出刀來，」

「素壁從中看見，閃閃素壁皮靴，但刀子仍在×手中握着。」

「你們日本，真是睡顏怎麼能隨便翻人家皮靴？」

「我要看看你這把刀子。」

「一把刀子有甚麼稀奇？」

「巧的很和我那把一樣。」

「一樣又怎麼樣？」

「很奇怪！」

「奇怪的事情多啦。」

「送給我把。」

「這不能！」

「為甚麼？」

「給人家買的。」

「誰呢？」

「姜伯母的！」

「給我的傭人，給我的家人，還怎麼樣？」

「你的家人是誰？」

「你管不着！」

姜將壁走開，××匆匆遮住素：

「等一等，你這把刀子究竟給誰買的？」

「……」

「說……」

「……」

素退著，又退著。

「不說我就殺死你！」

「給我自己買的！」

「胡說！」

把刀架脖子，

「說不說！」

546 〓 門外

黃定泰、聽見這聲狂叫，急闖入門內，

特務急出樓進黃，

「不許動！」

素抱住黃，半禱原黃衣兒有槍，急取出欲射×××，被素抱住，倒下去，被黃抱住，倒下去，黃呼喚。

547 〓 走廊

聞一槍聲，但未甚注意，因有響聲太大。

548 〓 素堂房

「站好，舉起手來，退後！」

黃退至牆邊，背向燈閉火，

××欲開槍，

燈被弄滅，室內黑暗，黃趁機拾起槍。

槍聲，二人松門，

549 〓 樓下走廊

舞客回槍房，四散走出，特務等上樓。

舞客們張惶失措。

550 〓 樓上走廊

特務推門，門在南牆，

室內猶有一声槍响，

門板撞開，小心入內，閃閃，見××裝着臥血泊，但不見黃之踪影。

壁炉門外開着，

荷粉猶未死，但不能講話！用手拍壁炉，众人不解其意。

557 Ⅱ 後街

黃從樓梯下來，逃云。

552 Ⅱ 街上

逃着的黃，準備在四起，

553 Ⅱ 雲雲隊兵口

電驛子出動。

553 Ⅱ 街上

黃逃着過寺，看見衣服之人相碰，該人身上覆印上血印，該人以手拭之，手上也是血。黃驚起來，見狀遂將其捕在。

電驛子起來，停住，將黃說云，

554 Ⅱ 街上

小樹樹下的黃，見車子走出，跳入一縫隙內。

555 Ⅱ 醫院有鼓聲

李在床上看書，

黃由窗子跳入，滿身黑灰，即同探問者，亦不出為何人。

李驚叫，疑為強盜。

清

「李小姐，你不能推我了麼？」
李小姐之。

「你不是黃先生麼？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外面有嬌女聲供司閻首問答聲。

黃將灯向上、室內黑暗。

外面嬌女聲供司閻首問答聲。

「李小姐，李小姐……」
（司閻首問答聲）
「……誰呀……」
「……好像剛被嚇醒。」
「……誰呀……」
「……好像剛被嚇醒。」

司閻首：

「我，李小姐……」

「又是急診是不，太太就弄了嗎？」

「不是急診，是檢查的。」

李小姐問灯、閻門。

門口之聲李小姐問兵：

「看見有甚麼人進來了沒有？」

「我睡著了，誰知道啊！半夜三更吵人家睡覺，難道我們一個女孩子還敢罵賊土匪不成？」

「小姐我們不得不問……」

「檢查嗎？」

日寒矣：

「不冷了，小姐才不赶。」

隔门云：「脚步声渐远。」

黄由床下爬出来，满身黑灰，如同黑炭，幸为之哀怜，

SS6 Ⅱ 傅采滴探外走

检查者走开。见病房外不牌写着「伤寒寒症者，紧急抬鼻，司间门推司，候等抬鼻走开。」

F 1

SS7 Ⅱ 病房内

着卧在病床上。

李入：黄妙念急取之。

「我像昏过去了，究竟很同情你，你放心吧，不会有人知道的。」

「为甚麽把我放在傅采滴旁边？」

「因为这是传染病，内外科病房，时常有抬鼻出入，这算是傅采滴病房，特病们性命不敢去，比较安全些。」

把纸放好，把报纸放在黄的床旁。

「我很忙，回头再来看你。」

李出。

黄一面吃饭，一面翻着报纸，忽被一反記事吸引住注意力，放下筷子，急拿过，报细读。

「居教皇草主谋廿名，今日晨死可，黄眼想演见报机，

(D·E)

F 0

555 Ⅱ 流氓

人们跪在地上。

寒光咒令，

射手放枪，

创下三人们，

554 Ⅱ 原病室

黄恤眼的握紧木板，咒骂着日人。

「这群残暴的野獸，你们狂放贪婪，天涯何在！」

(E. F.) 林之宣告：

「这一时英勇的人，献有白，牺牲性命，同时会勇增多，誓同脂肪受，受，遭受到屠戮。」

黄恤眼着：

「若林的话是对的，」

李入：

换去瓶中鲜花

「黄先生，您伤口又疼了吗？」

黄着李，指板给李看。

李着兄：

「他们都是你的同志吗？」

「那裡是我的同志，他们连影子都不知道，但是都要无辜的受屠戮。」

「这是兄弟们惯用的手段。」

替由岸上炮火轟擊着，手裏計，止之。

「黃先生你受做甚麼？」

「我要去自首，挽救這群受難的人們。」

「已經來不及了，你即便去自首，也救不了他們，因為那一個日本人是固定要十個中國人來償命的，你去，總不過又多死一個人而已。」

「但是我的良心不容許我寧靜的躺在這裡……你去甚麼要領我報仇看，你為甚麼要報仇看。」

「黃先生，你回想你良心上的苦痛，你要檢討你過去行動上的錯誤，糾正你將來的計畫，你要知道在這極不可抗的力量下，總還你一個人啊力量，效法荆柯之刺秦王，專諸之刺王僚，使得則能個人身免，至少有許多別人要為你受屠殺，如果失敗了，死無葬身之地，拿你個人來論，固然是個英雄烈士，可是會全國以命題，全民族就是沒有得益的。」

「你說，怎麼樣做？」

「你有胆量，有血氣有頭腦，你可以領導群衆的，你應當糾合還沒有被投敵頭的人們，使他們團結起來，加入到現在正在抗戰的某團體裡去，這才是你應負的責任，報上不是說名義義勇軍非常活躍麼？馬占山、李海青、馬占海、甚至朝鮮人趙尚志，不都在和敵人死併看麼，我們應當投到他們的浩氣隊裡增強他們的力量，造成一條堅強的抗日戰線，亦比你作一個刺客有力的多吧？」

「不過他們的抗戰非常懷疑。」

「為甚麼？」

「你不必常常到司令部，當抗日誓師的那一天，他說的多麼堅決，多麼好聽，（學司令的口吻）『我們要活着，我們不願意國家滅亡，所以我要打鬼子！』那個時候我們信賴他，我們崇拜他，想不到不到兩個月，就變了，甚至反了，保全老百姓免受塗炭之苦，很好立刻投降。馬上李一腔調，甚麼歡迎皇軍啦，東亞一家啦，穿

「稍稍是妥協，德軍離門近校，這群」

「敵人的，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你的話，對一群敵人來說，是對的，但是，你不要忘記了，軍閥和抗戰英雄是不敢同日而語的。」

「今日前情形來說，前者也是後者，後者也是前者，沒有什麼區別。」

「務必生腐而後生之，正因為我們不健全才会有今天，所以處在這松松垮垮裡的我們青年所負的使命，不僅是要趕走敵人，更要肅清我們內部腐敗份子，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會使我們抗戰前途發生障礙，也就是說，我們要在抗戰期中，改造我們自身，完成我們的革命工作，莫先生你以為對嗎？」

「莫先生的話，李反而不好意思說。」

「莫先生你為甚麼是看着我？」

「莫先生不語，李：

「你笑說我說的話太幼稚是不？」

「你這一番話調是由甚麼來的？」

「我們有一個秘密組織，男女同志有二十多人，大家聚會在一起，時常討論一些問題，這是我們的結論。」

「領導你們是誰？」

「一位姓林的。」

「是不是林文敏？」

「是呀，你認識他，他在什麼地方？」

「你為甚麼不跟著一塊去？」

「他不帶我們女孩子走，他告訴我們說，到一個相當時候，會派人來接我們的。」

「老林的原意是對的，李小姐，等我病好了，領你們一塊兒去找他們好嗎？」

「真的？」

「國伯！」

黃槐住李于。

約利師陳入。

黃友同手

陳：

「李小姐，給黃先生祝的約，你忘在約房啦。」

將一瓶約放在桌上，三言兩語便告辭你是你溫暖。」

言訖而去 李亦退去。

黃槐看瓶中的一張花，一下下含花的語，今天也真到了花的美滿，也嗅到了花的芬芳。

F. O

(四)

F. 1 (夜)

56 有黃歸李之室內。

室內黑暗，李潤門走入，洞燈，發現陳坐在室內，李驚愕。

「怎麼陳先生您在這兒？」

「我等侯很久了，我有几句話要和你說。」

李欲視之。

陳：

「總真，我喜歡你，你是知道的，我有個你和我先生一天比一天親近，你是好！總真，你不是也愛我，如果愛

我，現在我呈向你求婚。」

「陳先生，我希望你理智一些，我們現在是奴隸院裡，根本不容許我們談情說愛，結婚更談不到，我們是當

拿全副精神作些什麼體面是極難的事情。我不是拒絕你，因為還是不容許，陳先生您還是快回去吧。」

「這裏，今天你若是不答應我，我是不回去的。」

陳先生在這座地方喝了一杯酒，有些醉意。

李：

「陳先生你喝醉了吧，你還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沒關係，我今天一定要你對我酒。」

說罷，起來，有聲聲至抱位，李赫爾，將要往外走，外國有人在門

「李小姐，陳先生在這兒嗎？」

李在在偏座不安，幾聲擺脫之際，聽工友叫：「他呢？」

「在這兒。」

敲着門打開，男僕玄門側對陳：

「陳先生您的那位日本軍官朋友找您學中國話來了。」

陳先生他的走進去，復返回對李：

「我告訴你在三天以後拿我個答覆。」

陳五：李赫爾得救了一級，到了「社」就不出的報章。

王友入：

「李小姐，十三號病人叫喚的很厲害，你去看看去呢？」

「十三號。」

「就是那個自救的日本兵。」

「好了，我不知道他。」

工友來，主治林流吳中。一指李肩，連使醫術搖搖，医生的義務與民族仇恨，既經言明，病人的呻吟聲傳入他的耳中，他終於走了出去。

561 || 十三號病室內，

李走入。

病人在床上苦悶的掙扎着。李給他打一針鎮痛劑，看着好像舒適了一些。漸漸的安靜了下來，睜開眼睛看李，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向李道謝，然後由腋下，取出一封信交給李：

「這是給我朋友的，請你給我寄去。」李接過來。

562 || 走廊上，

李拿着信前進着，

563 || 傳來病室天聲，

李走到黃之病室。

564 || 病室內，

黃在讀雜誌。

「李小姐還沒睡嗎？方才好像還有甚麼人在喊叫，是病人麼？」

「我正是有這件事請來找你商量。」

「甚麼事？」

「在三星期前醫院裡送來一個日本患者，步兵上等兵自殺，沒死了，本來應當在日本醫院療养的因為一個軍人自殺怕影響別的軍人，所以就送到這兒來治療。自從他入院以來，一種矛盾心理便折磨他，因為拿我們職務上來說，對患者服務是不分民族，不分敵我的，可是拿民族的仇恨來說，我總覺得一刀殺了他，可是我一看見他那可憐的面孔，便我又不得不同情他，每天就看着這孩子般的心理在給他擦藥、打針，方才就是他在叫

「喂，我手裏給你打了一包郵票，在郵止住之後，就寫封信給他寄一封信，你真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給他死。」

黃由李的手裡接過信來，抽開，該呢。

李在兩邊看。

「上面寫的甚麼意思？」

「這信向的對象，好像在提議日本軍閥的專政，攻擊政府之憲法，大言政府當局不應該放在軍閥的操縱之下，任其行為，對九一八事變有對象而無方針，最後一定要失敗的，並報告他們的戰友死亡名單，其意在是警告他們的，應該速因民對時局的關心，制止軍閥的專政，促進日本民主政體之實現，挽救日本在國際間的信用，有樣子，這傢伙是日本的反戰份子。」

「想不到日本軍閥也有良心的人。」

「不是良心問題，他不是真的日本愛國者。」

「他可以說是我們的朋友呢。」

「他是我們敵人邊沒有眼光的人。」

「那這是封信。」

「你可以給他寄出去，由他遞封信，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民衆對軍閥出兵東三省的不滿，和厭戰心理，如果軍閥們且不反省，不久他們國難也許會有革命發生呢。田這一些來看，他們的政體不久將來也許由君主之憲，而變為民主國家呢。」

「你這樣說我倒想起來啦，前天我在他的屋子看見一張報紙，有一段記載日本大批逮捕左傾份子，其中有大學教授，和文人們我記不清，他們的名字啦。」

「這些現象都告訴我們祇要我們堅持抵抗下去，是會成功的。」

三六

「可以這樣來概括，決定改革方針，我與劉合同志，按李馬占山那裏去。」

李，

「我正……」

黃，微笑，點頭，

二人擁抱。

五六 陳的家

外面在下大雪，

日軍官急於對坐，掉上放椅急就椅稿（中國話的譯本）日軍官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對陳，冷笑的說着，

「嘿……甚麼你的不知道，我的你的大大都曉得，你的我的幫助沒有不行啊，你的規矩是誰的？是你人，你的說話的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日軍官露出猙獰的臉孔，

「甚麼不知道，一個禮拜的說話沒有，你定規的時人的不是……你的明白……日軍官的打杖幹活，打壓你們的是三個官像的軍閥的，叫你們的是個人民幸福，切人的有，你們的這個幸福沒有，明白？」

「你說的話，我不大懂。」

「我的中國話的多方，不行……你的不明白……沒關係，一個禮拜的，你人的我的我的說話吧。就她沒有，的不成。」

「就着往外走。」

—37—

「再見。」

陳自遠走出來。

「媽的！」

從褲子拿起一本舊本，往地下一摔，從裡邊掉出一張像片來。

李之像片，在花叢裡，微笑着。

陳懷起黃絲李。

「這是一片陰險的賄影，火頭消滅。」

F—

55、11、病院的後屏的一角落裡，

黃絲李已經在園中散步，李臨其側。

陳由窗中窺其狀，吁息着。

李去。

陳歸至一樹下，自執之日兵槍下。走近之。

55、11、病房內。

陳在臥室，李入之其側問，「二號病人如何了麼？」

「就時——李小姐，上次我感冒失，因為喝醉了酒——希望你就原諒我。」

「陳先生，過去的事又何必談它。」

李幫助陳臥室。陳：

「李小姐，上次我雖然喝醉了酒，但是我說的話都是出於肺腑的真情話，我並不是和你無理取鬧，我爸爸你了解我的心，希望你不要和那個虛偽的公接近了，因為他是一個糊塗不明的人，說不定你要受他的害處。你要小心些。」

F、D

「你的証實麼？」

「我是說：你們很多時候是沒有好處的。」

「陳先生，你談的話我不懂，救護病人是我们的義務，同情一個受難的人，是我們人類的天性，又怎麼能談得上愛與不愛呢？你未免把愛情看得太簡單了。像一男一女比較接納的機會多就會有愛情嗎？那你可錯了！上次我不是說起麼，我在這校時候，這校園裏，不是我們談愛的時候，因為有比愛情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做呢。這時外面近來丁人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啊，你們談甚麼？病人等着吃藥呢！」

「沒談甚麼，我們在說近來一天比一天增多。」

「可不是昨天還來一個瘋子呢，他高聲叫喊去了，他丟啦，怪怕人的。」

「他的病名就叫憂心病症。」眼睛看了陳一下。

看錶！

「李小姐真會起名。」

李小姐，陳先生的目光。

「陳先生，你的氣色怎麼這樣難看，不舒服麼？」

568 院子裡，

李小姐向樹下走，見魏黃與日人在旁邊看，

「你們該趕快走了。」

「我們在爭執，我現在証明了他的確是良民份子，我們應當和他們調和起來，古人說楊公止沸，莫若釜底抽薪，三黨公其側，剪一髮，但黨併不對黨而對日人！」

「你是小林嗎？」

「見。」

「這是你的信……跟我陳隊長一題。」
說時將小林帶走。

黃永福耳去。

「我以爲把我弄了呢。」

「注手一角落。」

李橫到黃的牀裡：

「真把我嚇死了。」

黃：

「這還不是我們久居之地，你怕隊長談。」

陳浩去。

四

下：

569 黃的病房內

黃正倚出院，李直氣整理桌面。

「我來的時候，甚麼都沒有，定的時候就有這麼多的東西，李小姐，我真不知道怎麼感激你才好。」

「又客氣起來了，黃先生，你還是繼續住在甚麼地方，爲甚麼還代訴不肯告訴？」

「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許我的朋友家裡去住幾天，也許到的一位遠親家裡去住幾天，總之在變遷中才能決定，實在沒有地方住，也許我會回到這裡來……這些東西，我是不拿，暫存在你這兒吧。」

「黃先生，今後請叫我幫忙的地方！」

下：0

「今後，而要帶往的地方很多，聽說我要走的話，你買的也一塊是走巧！」

「你怎麼總是向我的口供，我不是說許多次麼？」

「因為這條路不是一條平坦的路。」

「你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

「你尋覓着水的消息吧。」

李點點頭，李由腰中取出錢來，

「這錢錢你拿去用吧。」

「不，錢，對於一個流亡的人，是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世間有比錢更珍貴的東西……」

「……」

「就是友情，也就是人類的愛，這是我在醫院裡一個多月前親自感到的。」

「黃先生，謝謝您。」

「世人的世態真是由生活的磨練變得冰冷的，李小姐我們再見吧。」

轉向外走，李：

「黃先生……」

黃點點頭，李的「双九清」人一般熱情的眸子望着黃，黃伸出雙手，主僕入黃的懷中，熱烈的擁抱着，將要

接吻，門被人推開，黃回頭，黃回頭，白雲英站在門口，棧邊不有幾個僕從，手放在口袋裡，一望而知是探囊手，

黃向窗外，也有人影。

白雲英在門邊向黃的笑着；

「黃先生，对不起請到臥室來一趟。」

李：

「你们不能逮捕他，你们没有理由逮捕他，他是病人。」

警察会陪他的走到李的门前：

「你是一塊茶吧，我有話同你講教。」

李：

「你们是——」副警察下去——敬請止住。

「好，我和你们来，不过你们没有理由逮捕李小姐的。」

「沒關係，十分鐘就回來。」

「我去。」

李在李出生後高李的人一隻手，鎖在一起，二人相視，其度像各，二人的手推在一起，

STO || 医院。旗。

走出去的房空等。

陳魏在室內向外圍言，

見李亦而掃，瞥，走出去一看，竟兵沒有認識的。

陳魏深，懊悔的望着他們，院長醒來，

「喂，你们不能——」

「院長請你不要管這件事，」——院長這樣說，

院長拉着他們走去，

「這簡直就是其度世界，陳司楚你究竟知道戶下甚麼嗎？」

陳魏言低下去。

STI || 医院門口前！

上車跑去。

無可奈何的隊長

隨人與名其狀的負傷，

駛逐了的重、被塵土遮住。

趕緊讓道別、並謝長吉。

572 Ⅱ 寢安餘則極至

被敲破着的犯人的黑影子。

皮鞭聲、屢難響慘叫聲。

黃双牛被吊起來、汗衫被扯破、露着肌肉、頭垂着、額角上汗珠如豆、嘴角流着血、身上清涼傷痕、荷棒子已經昏迷了。

另一個接子上捏着李、頭髮在一個環子上、兩手背攢着、昏迷的低着頭、衣服上破損破、一憲兵以烟捲頭攪她的肌膚、李的肌肉猛的下意識的收縮一下、眼睛睜開一下、復又垂下頭去、憲兵狡猾的笑着、又展一次、肌肉收縮已不如才一次迅速、用一次、更微、最後已無反應。

另一憲兵：

「把他們先送回公呢。」

憲兵給其他出去。

573 監房中

很小的一間監房裡、坐滿許多犯人、一面牆上高處有一小鉄窗、窗下便是。

室內的犯人們、有的在下面道根、有的在呻吟着、有的在偷寫長度、有的在和隣室人敲壁傳話、有的在呆坐着像一個死人。

有一個笑，他的好像正在觀看外邊的動靜，好像聽見「甚麼」。

「來了，送回來。」

室內人立即靜聲。

果然腳步聲，跟推、響的響聲同時。

三響兵將門地式房門口、開門、推進去、黃梓在地板上不動，然後又有二人被響兵喚去。

57 另一間也監內。

李被推入，門復鎖起。

室內七囚四五人，皆如被響聲。

二人將李扶起、用凉水沾其額。

李漸甦醒，一犯人：

「你承認了嗎？」

575 男囚室

黃梓頭、一囚犯：

「千萬不要承認，寧可讓他們打死。」

信另一人否定了他的話：

「怎麼樣也是死，還不如痛々快快的承認了，倒死個痛快。」

「進來的人未必全都槍斃。」

「這信就是鬼，閑、進來就甯想活出去。」

「昨天不放走一個女人嗎？」

「那是怎麼放的？」

576 || 女囚室

「像昨天那小姐被沾污了以後放出去，還不如死在這裡的好。」

「如墨氣影滴々快快的死了誰也耐煩了，他不自誇你痛。唉，唉的死。」

577 || 男囚房

「活受罪處有滋味真不好受。」

外邊傳來犯人的叫聲。

「又灌上凉水啦。」

「臉上好像家有手印。」

黃不腫，因為他還沒有痊癒。

慘呼間斷的叫聲。其中插有日憲兵的叫聲。

578 || 舞廳中

日本男女嬉戲着，狂飲着，在一個黑漆的角邊裡，陳和他的日本朋友在飲着酒。

白人：

「陳先生，你太有功劳，上邊要對你有獎勵，我們日本人对你们支那人是有領土野心的，是希望你们建是

置滿，將要替你們建設一個樂園，但是有一般青年們，他們不瞭解我們這般飲我心腸，專門和我們搗亂

擾亂治安，破壞交通，真是豈有此理，我們很希望和像陳先生一樣的中國青年合作。建設一個理想的

樂土。」

陳指命的飲着酒

日憲冷冷笑着。

579 || 刑務室

日寇在空、美着在何處、與在着女人的啼叫聲。

「日本看你們能除軍閥的压迫、你們為什麼還抵抗日本皇軍！」

「因為你們將要以滅亡朝鮮的半段派亡中國。」

「混蛋。」

日寇在發吼聲、以手撫其額、用脚踢倒黃、用力錘敲擊其頭。
命令另一黨兵：

「牽凉水。」

黨兵將黃牽到水池子旁邊、惟凉水、黃叫喊的：

S89 〓 另一間到後室內

李在這間告別：

慘叫。

() (驚恨的罪人們)

S81 〓 進展內

陳感到心變肉跳、心神不安、急起走出去。

日軍兵仍在云下吐語威脅。

S82 〓 街上

陰險着的陳。

S83 〓 屠宰場門口。

蹣跚着倒陳、一群羊走進屠場。

有人在叫陳、回頭視之方緊握小刀。

5 「喂，陳司業，今天怎麼這麼快回來，到運動場我們羊群時，你從來沒有來過這兒，進來，（將牌拋入）喂，場洞，是吧。」

頭上拴着紅線，頭上柱着銅鈴一隻羊在，前面傾路，一群羊在後面走，這是屠宰棚。

584 棚內

屠戶將傾路時羊在二旁，板色跟在後面的二隻羊，撒倒板外，拉着才二個才三個。

陳司業看，小主在說：

「你看見了嗎，那隻最漂亮的羊，它不走，像羊不走，像羊不走，如果沒有他，羊群是不走的。」

「不救他嗎？」

「等到他不中用了，同時又訓練出別的手頭來的時候，才能救他。」

忽有牛叫聲，小主：

「那兒在叫牛？」

一隻將被宰割的牛，拴在板上。

牛在叫聲，

585 刑訊室

受刑的羊，慘呼着，

586 屠室棚

待宰的牛叫聲，

待宰的羊群，戰戰兢兢。

587 囚室內

待宰的囚人們戰戰兢兢。

588 || 屋裏

一隻羊殺過五穀頭

589 || 法場

一個犯人殺出去。

590 || 屠場

臥在血泊裡的羊。

陳、精神失常的跑出去。

衆人見其狀、怪之、小主！

「他喝醉了。」

衆人嘲笑。

591 || 郊外

擺着許多刑頭。

陳反穿手反鎖、頭上拴着紅索、旁邊一光禿的軍官看着陳、陳反回隨着許多人、其中有黃、有李、許多人同時走上斷頭台。

最後曰矢剝去反鎖、將陳擲進一個坑內、治理着他、胸骨已有土、

陳掙扎！

592 || 陳三

陳呼救、清醒、視之、一看勝之其側、以手巾拭其臉。

「陳司符、你喝多少酒、屠場王先生說、你一出屠場門就暈倒、好幾個人把條扶上馬車拉去的。」

593 || 街上（雪夜）

冷冷之寒的日景把面而数回头，

584 Ⅱ 陳之窗外，

由窗外外可以有室內（夜景）

陳在跪求日軍官、好條在哀求、

日拒絕着、陳追隨哀求着。

日壓倒拒絕狀、陳仍在哀求、

日泪哀煩、

585 Ⅱ 室內

陳向向日軍官哀求：

「我可用我的生命担保你、他們絕對不是坏人。」

「甚麼，那麼你爲甚麼告發他們？」

「因爲你逼的我不緊，又逼我好容易告發他們……」

「你一定也加入他們的行列，所以現在你反悔了，你誠實不是？」

「不，真的他們是沒有罪的呀。」

陳拉住日軍官的袖子、言「哀求。」

日軍官將陳壓倒、

陳握起棒上鉄頭、猛力重去、日軍官戴拳、未能躲避、頭部受傷、身體搖晃一下、棒孔拘捉、被檢陳以給予掌

倒、上剛抽出日之刀料日刺死、血淋淋身、茫忽不知他何是時、坐在椅子上出神、一時混亂、手足失措、失去思維的系

續、正在驚愕、觀入、

「老陳，我佩服你，本來我聽說說老黃是你迫害的、特地來找你息服、想不到你很勇敢也還有良心。」

「你打算怎麼辦？」

「我沒有打算：——你就不就把我帶到巡警隊去？」

「難道你意圖要九生與李小姐不顧了嗎？」

「但是又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不做，二不休：你怎麼算你自己救出他們來。」

「叫我怎樣救法呢？」

「我可以給你出個主意，同時也一同幫助你，因為我所需要的青年同志們，差不多都在裡面。」

506
門口

一輛二人電驢子停在那裡，兩車的日子在不遠的一個酒攤上，喝過酒，付錢走過來。

陳之房門口

「喂，隊長，叫你有事。」

車夫進云：

507
監房中

一聲笛子，犯人們開始睡覺。

一值班監兵檢一次人數後走出。

犯人甲：

「今天又草草過去。」

「明天又不知道誰被拖出去槍斃。」

「早，晚，誰也躲不過去。」

「這橫白，死掉，是沒價值。」

「也不許放放個膽，最後態度要衷心痛在的，人們一個刺激，使他們有一天也會起來反抗的。」

「又是一個夢。」

「提提夢來，我昨天夢到有人帶我到一個所在，那邊沒有屋子，也沒有窗戶，大家有事做，大家有飯吃，大家有要，好像世外桃源。」

「烏托邦的美夢……我很喜歡你，有夢的人是最幸福的。」

「現在隔牆無音談話，」

「你害怕不？」

「不，現在我一點都不怕。」

「假使我們不死的話，你是不是可以嫁給我？」

「嗯，也許。」

「如果……」

「死了的話，我們可以找國王來首我們証婚。」

另外三人：

「你後悔了嗎？」

「不後悔，我佩服我們為甚麼搞本，令那人家搬進這十八層地獄裡來。」

「老才，是凡沒佔領的地區是人們都也爭着被監禁在一個大的惡形的監獄裡，些我們又何嘗選擇，可是的是我們田大的無形的監獄裡，被送這有形的小監獄來」而已。」

「敵人的政策和秦皇的焚書坑儒沒有兩樣。」

「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是理屈。」

「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和日本的內革命成功。」

「可不是這時間的事情。」

「我們是絕不上。」

558

|| 處長門口

一輛路馳卡向進來。門向執札。

兩聲院內，二人下車，（陳姓疑之信報）

走進去，屈屈兵執札，

二人直奔隊長室。

559

|| 隊長室

二人入內，直趨室內，發現伏部機，總命陳姓說，陳用日語向日隊長口吻：

「全體隊長會集合，全體隊長會集合。」

「請出，並囑咐隊勿慌。」

陳姓向門口面對公事桌，拿筆寫字，

日士兵徑奔入內，整隊門口，班長報告人數，

陳只答「」在此處寫。

560

|| 走廊

在牆角貼着的牆，奔向監獄而去，一直班長坐在柵欄下打靶，見有人之起，魏玄脂處，命其開門，兵不加思索開

門，先入，捉隨後，魏忽打了一個噴嚏，日隊視之，驚，

561

|| 監房裡

犯人驚起，格鬥門，

犯人至柵欄處向外視之，驚，告果，

格鬥聲止，

總持爲赴回門、入內、登見嶺：

「老實！」

「是休？」

「你先把他們的門打開，但見先不要出來，等我排好了路回來，我領你們一塊逃走。」

跑去，竟在回門，

S102 走廊上

總持々的走過，（並將鉄柵輕輕的合上。）

至半開的一扇門口：內視：

S103 一室內，

士兵宿舍，室內無人，觀入內。

與牆上掛有武裝，至窗前，見室內，

S104 院內

環回鉄柵欄，

S105 監房外許，

黃亦換上五衣服，將兵拖入一監房中，

李在柵欄前，緊要而担心的傾耳靜聽，犯人們就並聲着屏住喘息，悄悄退港。

李：「噫！」

極輕的腳步聲，從看着門口，以爲聽來。

一隊兵入，黃將聲招呼，日：

「友吉、タシ。」

吉知番不敵、乃走上前去拊搥日兵、日兵全靠柵欄內、犯人開門、倒入、象之料其用服長服縛好、裏在牢。

「不許動。」

黃：

「是我！」

「原來是你！」

「方才我看見。」

黃指日兵、魏乃譴怒。

「好危險、快隨我來。」

日犯人（即醫院中者）未出、魏：「他」黃：「日本原此者」

「叫他出來、喂、你不走嗎！」

日搖頭。「你們走吧、把門閉上。」

黃：

「你——」

「等你們（小戶）走遠了、我再叫他們！」

「再見——」

「祝你們成功！」

5105 隊長室：

士兵仍站在那兒、好像等得不耐煩了似的。

陳仍在寫稿，時金手被蓋着囚單，煞似在木公。

5167 士兵宿舍。

犯人們着有武裝，把看視門也衝了跳出去，將囚丁咬在嘴網上，各各陸續爬出去，一人扶個電筒，本欲救救高阻在、室內有鈴聲作末，家人急忙跳出去。

5168 隊長室

住來鈴聲：甲兵：

「電話！」

「奇怪、不像，你來賣々」甲兵出。

陳望慎

火頭間自開汽車拉以戶，漸盛，陳面現喜色。

去甲連線上：

「不歸了……不好啦」家人向其啟：

「怎麼啦！」

「犯人跑掉了。」

「啊！」

家人出。

陳望寧人出，田窗戶跳出去，乘電驢子跳出去，門崗立正聲，

5169 街上

大汽車駛駛着，盛展電驢子聲，黃回視之，以啦叭話語，電驢子相應着，知為陳，大悅，未幾，連馬車行，陳：

「他們是長了，往你們西行部」陳出城。

「你上那兒去？」

陳的答語被馬蹄聲攔住，他見陳是回厚道，人汽車過去不見影，馬蹄聲聲聲響，車聲相混。

SIII 路上

陳與陳益等離去相混：

「不見這面，往那邊去吧，快回。」

陳車轉回去，陳說着：

最後一輛，車上三日過去，

「隊長，怎麼要調？」

「看這面的。」

「簡這，不待他的聲音。」

「唉，這一散花也覺得奇怪。」

二人回頭，見陳車已奔向另一條路去，

三人呼住二輛車，一同往回追陳而去，半持槍不放。

「小心別出笑話來。」

「祇要你不鬧，我們也不鬧。」

陳說着後同有人這末，胡亂的說着，

SIII 街外

坐着

跑着，

追着

跑着

陳不放槍、

矢亦不放槍、

陳加速的跑着、

陳車頭後、摔下

家屬趕至、

墜入半死狀態、見陳兵至回帶笑答、

家人視、果為傷也。

「果然。」

陳微笑

一安兵抽刀斬之、以海懷、

513 〓 曠野

卡車在一望無垠的曠野上前進着。

514 〓 曠野上「長脈」

一輛車頭後在雪地上、

地下混亂的足印、塵埃着、一直塵埃到天邊、一輪太陽慢、的高昇、起來、衝破了夜幕、光線在雪原上。

100
100